

082.5213  
082-  
:2(5)

豫河續志

陳善同題  
卷十九



豫河續志卷十九

附錄第八中

賈魯惠濟等河與黃河有無關係之案

清一統志曰賈魯河源出滎陽縣東南東北流至滎澤縣西南合索水東經滎澤縣南又東經鄭州北又東經中牟縣南又東南經祥符縣之朱仙鎮西又南經尉氏縣東入扶溝縣界自鄭州以上爲京水自中牟至祥符名金水河宋建隆初始開後淤元賈魯治之今自鄭州以下通名賈魯河水經注京水發源京縣黃堆山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湧狀若巨鼎湯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也宋史河渠志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命陳承

昭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壕東匯於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於壕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由副隄入於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天源鄭州志賈魯河有三源西二源出滎陽界東源出梅花山北麓合流於張家村下流至京水鎮爲京水河又北受須索二水爲雙橋河元季因漕運不便令賈魯疏治起鄭州下至朱仙鎮皆名賈魯河中牟縣志有小清河在縣北五里即古金水河從縣東北環繞二十里達祥符縣界清乾隆二年修築賈魯河隄堰自張家橋東至新河曰加修民堰建築圈隄二十二年復修濬寬深以達沙河西岸加隄以

防旁溢按元賈魯開河在儀封縣黃陵岡南故道堙沒今所云賈魯河蓋卽宋時蔡河故道府志云沙河一名賈魯河又名小黃河受京須索鄭諸水經朱仙鎮呂家潭至扶溝者是也其自中牟橫貫開封城內者爲金水河至元豐時由副隄入蔡而橫貫之道漸微迄今遂無遺跡矣

又曰惠濟河卽汜水也自中牟縣西十里鋪出賈魯河逕祥符陳留杞縣入歸德府睢州柘城至江南亳州下達於淮乾隆六年命查勘河道開濬兩岸賜名惠濟二十二年復挑濬深通承資利賴按河道舊在中牟縣十五堡二十六年因黃水漫溢淤成平陸二十七年於西十里鋪改建滾水壩二十九年因壩底高出水面而河身淤塞不能分洩賈魯河之水改建石牖

按明史河渠志弘治中黃河自原武滎陽分而爲三一自窪泥河過黃陵岡抵徐州小浮橋即賈魯河也嘉靖三十七年曹縣新集淤新集地接梁靖口歷夏邑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河故道也是賈魯河自鄭縣中牟開封陳留扶溝下達山東曹縣又至商邱入江蘇蕭縣等處不止鄭州朱仙鎮也黃河南岸屢經漫溢賈魯惠濟兩河故道寢失民國九年省長張鳳臺呈大總統查惠濟河年久失修淤塞爲患每逢大雨暴發省城幾爲澤國淹沒民房動即倒塌數萬間其沿河各縣田廬被水災者尤屬無算七年秋曾經催令開陳杞睢柘各縣知事開挖渠隄以弭水患先後興工兩年於茲始據各該縣知事呈

報工竣派委驗收均已一律深通工程堅固仍責成各該縣知事隨時盡力妥爲防護兩河下游均不入黃其利害與黃河無關而兩河之通塞實爲豫東各縣水利所繫其淤塞之原則恒由黃河之漫溢爲之也今黃河減埽增壩之議旣見實行隄防日增穩固而兩河之害除害旣除斯大利所在不可不亟籌興復也考滎澤縣西南五里有大周山爲索河須河京河三源所出之地清光緒中河南布政使廖壽豐委施成章履勘索須京三河源以爲挑濬賈魯河張本成章親至其地但見山嶺糾紛有泉從地湧出不下百餘處惜強半堙沒僅有一線細流成章覓土人撈剔爬梳去其塞滯出泉即見稍旺厥後雖經當道發帑興修而款絀工鉅辦理之人卒

無成效索河東北流十餘里經滎陽縣城東又折東北經河陰縣南又東有須水來會又東經滎澤縣南有京水自南來會三水相合勢稍盛又東流經鄭縣之北折向東南土人或呼小賈魯河此實惠濟河之上流亦賈魯河之故道也北宋建都汴梁承隋煬帝南下揚州及唐時漕運關中劉晏諸臣開運汴京之道河流通暢蘇杭米物銜接而來故當時有一汴二杭三蘇四廣之語今姑不暇上論往昔即以百年前言之父老傳聞前清嘉道年間朱仙鎮河流深廣舟楫如林出省垣至朱仙鎮四十五里行旅商賈晝夜不絕省中貨物山積爲中國四大鎮之一

廣東佛山江西景德湖北漢口河南朱仙迨至中牟決口而惠濟賈魯一塞同治滎澤決口而惠濟賈魯再塞光緒鄭

州石橋決口而惠濟賈魯三塞然二河雖塞亦有全半之殊  
宋開四渠通漕歲運江淮浙湖之米六百萬石高宗南遷漕  
米不來汴河淤塞元賈魯始於鄭縣一帶另開新道名賈魯  
河經中牟縣境及開封之朱仙鎮折而東南經尉氏之張市  
白潭今河自鄭縣東南至尉氏張市淤沙壅積河流斷絕竟長數百里施工尤難水至白潭始可

行十數石小舟由周家口汭流抵此亦小市鎮也又由白潭

流經扶溝縣東北有雙洎河即溱洧二水合流自西北來注

水勢始盛又東南流經西華縣城北折東南而至周家口有

潁河沙河先後自西來注爲賈魯潁沙交匯之處河道深通

帆檣如織江淮商販輻輳殷闐百貨如山爲豫省東南著名

商埠凡江浙贛皖糖紙鹽米磁竹絲茶皆集於此開封全境



咸仰給焉今鐵路交通形勢始遜於前自開封至周家口陸路計程二百七十八里河自周口又東南流經沈邱縣之槐店入安徽太和縣境由潁州府北而注於淮此賈魯河現經地址及中間斷流之大畧也其索須京三水既於鄭縣北境合流又東有鄭水自南來注東經白沙韓莊之北東張之南東南經中牟開封陳留等境黃河昔年決口淤沙甚深東西長二三百里南北寬約四五十里草木鮮生行旅困苦以致京須索鄭諸水下游無處宣洩再遇多雨之時鄭中開三縣田畝輒被淹沒識者憫焉今開封城南二里有小水游浚細流清澈即惠濟河之遺跡僅存者也又東南經睢縣之西有榆廂鋪小河細流詭之土入即惠濟河之故道柘城縣之南鹿邑縣東南而會注於

安徽亳縣之渦河其渦河下流至懷遠縣入於淮其由懷遠縣逆流西北行經蒙城渦陽二縣之東又東北而抵亳縣城外數百石舟至此停集水勢深通商賈殷富凡淮河經行之處帆檣上下百產精華咸萃於此與周口同爲鉅大商埠昔自亳州以上惠濟河節節斷流而河身隄址遺迹僅存且地勢平衍無積沙岡阜之阻上至開封陸路計四百八十里施工較易惟無人過問遂使無窮大利棄置不顧曷勝三歎此惠濟河舊時經行處所及目下淤澱全塞之大畧也清光緒時大吏委員查勘惠濟河下游情形據云此河迄今河身猶存節節有水是年大雨亳州載貨小船逆流而上直抵睢縣境若果籌有的款辦理得人會同官吏飭民挑挖且沿途平

坦無沙成功甚易等語綜計賈魯河由汴至周口二百八十里惠濟河由汴至亳四百八十里似挑挖賈魯河近而易疏濬惠濟河遠而難不知賈魯河從鄭縣下迄洧川三百餘里積沙過深施工頗鉅似近而實難惠濟河自開封縣北黑岡口東南至陳留積沙不過百餘里其下游杞睢一帶僅須挑挖河身興作甚便雖遠而實易然則當舍賈魯河而先事惠濟也明矣宗旨既定持以毅力決以果心由汴迄亳約以五百里計算六分五十段每段五十里再分十小段每段五里招商承領包挖詳定深淺寬窄面底丈尺限期告成

仿包修  
鐵路辦

法

逾限有罰不申程式者重做並定包工年月期內儻有坍塌扣款如式補修如此通力合作當可剋期竣事及至上下

挖通放水入槽數百里間一氣貫注務使船舶暢行自亭上  
駛能以小火輪施行減縮程限物價益平再議將汴垣至周  
口之賈魯河次第施工興辦務使蘇杭皖贛之貨齊來商阜  
民康其所獲不誠普且遠哉若兩河既通利無阻一面更固  
黃河隄防以保兩河交通之利黃河安瀾斯兩河亦永治矣  
餘與汴河篇參看

青  
山  
集  
卷  
之  
六

六

引沁入衛舊說

查引沁入衛之說元明以來言者甚衆顧倡議者半駁議者亦半而卒之倡者敗而駁者勝其故何哉蓋利不什者不變法害不什者不易制矧有害而無利乎爰萃衆說而附以近今履勘情形詳著於篇庶俾留心水道者無徒眩於舊說而知有所取裁也

元至正間董文用爲衛輝路總管時有議通沁合衛以便漕運者文用曰衛地最下每大雨沁輒溢出今若通之則與大名俱沒矣會使相地形言衛郡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事遂止

明景泰三年僉事劉清言自沁決馬曲灣入衛沁黃衛三水相

通轉輸頗利今決口已塞衛河膠淺運舟悉從黃河嘗遇險阻  
宜遣官濬沁資衛詔下巡撫集議明年清復言東南漕舟水淺  
弗能進請自滎澤入沁河濬岡頭百二十里以通衛河且張秋  
之決由沁合黃勢遂奔急若引沁入衛則張秋無患行人王晏  
亦言開岡頭置牖分沁水使南入黃北達衛遇漲則閉牖漕可  
永安無患并下督漕都御史王竑等覈實以聞明年給事中何  
陞言沁河有漏港已成河臨清屯聚膠淺之舟宜從此入黃度  
三旬可達淮詔竑及都御史徐有貞閱之旣而罷引沁河議初  
王晏請漕沁有司多言弗利晏固爭吏部尙書王直請遣官行  
河命侍郎趙榮同晏往榮亦言不利議乃寢

隆慶六年潁州同知鄒元明請開衛河以受沁水衛輝府知府

王天爵議略謂本府城池建置低下西拱太行之麓東道大名之區一望斥鹵時常旱溢伏秋水發衛河輒溢平地水高數丈居民房屋田禾俱遭淹沒若再將沁水決入衛水則所屬地方難免衝沒之患數萬生靈付命於天大名山東滄州以下又非本府所敢與知也文上總理萬某批云以沁入衛者原無意必蓋云關廣衛河直入天津乃可若下流不關則上流誠有如該府所慮者下流一關是爲上流止水患者在此舉也而又何患焉但云關地事體重大則可也又沁河發源處乃暴水耳消長不常凡治水者必先下流如衛下流不可關則沁上源未可決也嗣經衛輝懷慶兩府會勘議覆略稱衛之與沁大小懸絕一以里計一以丈計於勢委難吞納縱使充拓亦不過止於丈數



之間終無益於翁受盈虛之數如欲廣衛入沁則自衛輝大名以東俱當闕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而功有難成者且沁水性甚狂急夾帶流沙果使通之自臨清以北所屬河運衝決淤塞勢所必至欲殺河南之患而重河北之憂所關非小云云議遂寢時衛郡人郭庭梧作郡伯王公勸議改河記以誦其事

萬厯十五年沁水決武陟東岸蓮花池金疙瘩新鄉獲嘉盡滄沒廷議築隄障之都御史楊一魁言黃河從沁入衛此故道也自河徙而沁與俱南衛水每涸宜引沁入衛不使助河爲虐部覆言沁入黃衛入漕其來已久頃沁水決木樂店蓮花口而東一魁因建此議而科臣常居敬往勘言衛輝府治卑於河恐有衝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爲患不如堅築決口廣闊河身乃罷

其議

萬曆三十三年茶陵州知州范守己以引沁歸衛爲言謂嘉靖六年河決豐沛胡世寧言沁水自紅荆口分流入衛近年始塞宜擇武陟陽武地開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會盛應期主開新河議遂止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欒店東岸決奔流入衛則世寧紅荆口之說信矣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隄仍導沁水入河而隄外河形直抵衛澗至今存也請建石牐於隄分引一支由所決河道東流入衛漕舟自邳溯河而上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廢帝命總河及撫按勘議不行

崇禎十三年總河侍郎張國維言衛河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

抵臨清會牘河以濟運自漳河他徙衛河遂弱挽漳引沁之議  
建而未行宜導輝縣泉源且酌引漳沁關丹水疏通滏洹淇三  
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撫按勘議不行

清雍正二年河南山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覆無庸分沁入衛  
疏言竊照安徽布政使旻斯盛條陳謹籌河淮全勢摺內有沁  
水仍分入衛作滾水壩於武陟境內以資節宣以殺黃河水勢  
一節臣等准工部咨即一面行河南管河道廳并懷慶衛輝等  
府確查沁水入衛故道並令相度武陟建壩處所勘估詳報訂  
期會勘據該道府廳等將沁水不便入衛情形條晰剴切詳覆  
前來臣等隨同赴衛輝一帶逐細履勘武陟至衛輝並無沁河  
入衛形跡詢之年老土人僉云明時係因沁河決開隄壩橫流

修武獲嘉新鄉一帶突出衛河原無故道康熙六十年吏部尙書張鵬翮同巡撫總河尋查即無河形今又十餘年委無稽考等語臣等將沁衛兩河細加丈量沁河寬一二百丈不等衛河寬八九丈至四五丈不等衛小沁大勢難容納至原奏武陟建壩之處查武陟境內沁河長一百九十餘里悉係沙底虛鬆不能築椿下石難以建壩臣查沁水由山西穿太行山入河南境自濟源至懷慶以下俱有大隄障護今如建壩分沁必挖開大隄另開河道始能引沁入衛但大隄一開自撤屏障沁水穿隄奔注黃水隨之而入一往無阻不能分沁而且引黃其可慮者一再衛河淺隘不能容受沁水又必得開闢寬深查衛河兩岸民田廬舍不可勝計兼有汲新濬三邑之城垣遷徙爲難濬邑

境內尙有一十八里山根石底尤爲人力難施其可慮者二再  
衛沁合流水勢浩瀚非常又必得堅築高寬隄岸查新淇等縣  
近依太行諸山山水發時全賴衛河歸宿若因束沁築隄則阻  
山水歸路勢必橫流爲害其可慮者三伏思導河分水攸關運  
道民生非計出萬全不敢輕試查沁水歸黃衛河歸運其來已  
久卽導沁入衛之議元明已來屢議屢止亦非一次其載在史  
冊志乘彰彰可考者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衛輝路總管董文  
用因漕司議通沁入衛文用言衛郡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  
若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必不可開事遂寢又  
查明萬曆十六年漕臣楊一魁請因沁河決口之便引沁通衛  
科臣常居敬言衛輝府治地旣卑下河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

爲難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孟府城去河不遠衝決之患殊爲可虞且沁水沙多善淤一入漕渠淤閉牖座指陳利害議又寢至本朝康熙六十年吏部尙書臣張鵬翮奉旨查勘黃沁兩河情形奏稱武陟沁河西北高而東南窪沁隄內平地較沁河涯低一丈從此而東地勢愈低且此處沙底虛鬆建牖築隄難以堅固若引水時建瓴之勢恐牽動全沁灌入內地黃河隨躡其後又云引沁必由小丹河入衛此二河河身皆極淺窄勢難容受奉旨張鵬翮等查河回奏甚明極好即令依照所奏不得稍有更改欽遵在案歷觀從前諸臣奏議利害較然如董文用言沁水高於衛輝浮屠則害在衛輝且及大名長蘆如常居敬言沁水沙多善淤入漕淤牖昔有左驗考明嘉靖二十五年

沁決入衛至臨清逆流上擁運河七十餘里沙泥沈積輒板二  
牖淤塞二千餘丈則害又在漕運如張鵬翮言牽動全沁黃河  
躡其後則黃河之水勢分溜緩下流勢必淤墊泛溢四出其患  
又在黃河而懷衛一帶爲害更不可勝言矣夫使利多害少或  
利害相半猶當審擇而善處之況有害於城社民生有害於漕  
運而並有害於黃河是未可以違前人之成說改數百年之成  
規而漫爲嘗試也抑臣等聞之明河臣潘季馴有言黃河防禦  
爲難而中州爲尤難自漢以來東決西決未有不始於河南明  
河臣萬恭亦有言河南沙鬆土疏大穿則全河由渠而正河必  
淤小穿則水性不趨過則平陸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急則通緩  
則淤由是觀之以原歸黃河之沁水改歸衛河穿渠於土疏之

地不能保無奪河之患而順其水性仍歸黃河則力合流急不無以水攻沙之功臣等詳察地勢博詢耆老厯考前人論說分沁入衛之議有害無利斷不可行者也

按以上諸說引沁入衛之議利害較然矣其大要不外衛低沁高衛小沁大八字而白鍾山一疏尤爲詳盡即以現時情形而論則今亦不異於古所云紛紛之論庶可息乎民國二年民人屠豫泰復建引沁入衛河引洛入賈魯河之議經內務部咨行河南民政長田文烈飭由河防局派員履勘除查勘洛河情形不在此題範圍不復具錄外茲將查復引沁入衛呈文節錄於下以資考鏡

民國三年四月河南河防局長馬振濂查覆引沁入衛呈文



略稱茲據委員劉萱馬鑑圖會同呈稱查得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之縣山穿太行經濟源沁陽武陟遂入黃河當夏秋之交大雨時行有堯王安全諸河仙神雲陽諸山之水同時暴發挾沙直趨奔騰入沁勢若建瓴又有丹河之水由北來歸伏秋盛漲匯諸瀑布行潦洶湧下注沁河幾至不能容納於是洩之於黃而黃勢益盛此引沁入衛之議所由來也考衛河發源於輝縣蘇門山之百泉由獲嘉東下其在獲嘉池西有小丹河來歸此外又有清河峪河滄河孟姜曲里等河以次歸衛每當雨潦各河俱漲衛即泛溢在昔汲縣一帶築有衛河護城等隄足徵衛當盛漲其勢即有不能容納之虞茲將沁衛兩河細加測量衛河寬不過十丈沁河寬處乃達

二百六七十丈有奇是沁之容量百倍於衛況沁水挾沙善淤衝積無恒尤不易治此引沁入衛之說所以難見實行也云云呈由民政長據情咨部議寢不行



引洛入賈魯河說

考洛水發源陝西雒南縣之冢領山東流入河南境之盧氏縣

東經永寧

今改洛寧

宜陽洛陽偃師鞏等縣北流入於黃河自東漢

定都洛陽引洛水通漕隋更開疏名通濟渠北通河濟南達江淮唐劉晏開汴水以通運歲漕江淮數十萬石及關中宋都大梁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齧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爲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晝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王仙山素水出嵩山合洛水稍大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尙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

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隄爲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土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於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爲工費浩大不可爲復遣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爲請自在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東水一以芻樵爲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上下置牐啟閉以

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澁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柴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岸隄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汴四月甲子興工六月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並汜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隄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濇乞狹河六十里爲二十一萬六千步以四月興役十月狹河畢工哲宗元祐四年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卽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

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隄開大河於隄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抉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恬不爲慮而不知新沙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濫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

薦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隄之災  
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蹙凌打凌之  
苦通江浙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  
不可忽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耳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  
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  
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二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  
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其水幸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  
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  
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  
比大河之上但闊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旣永爲京師之福  
又減河北屢決之害望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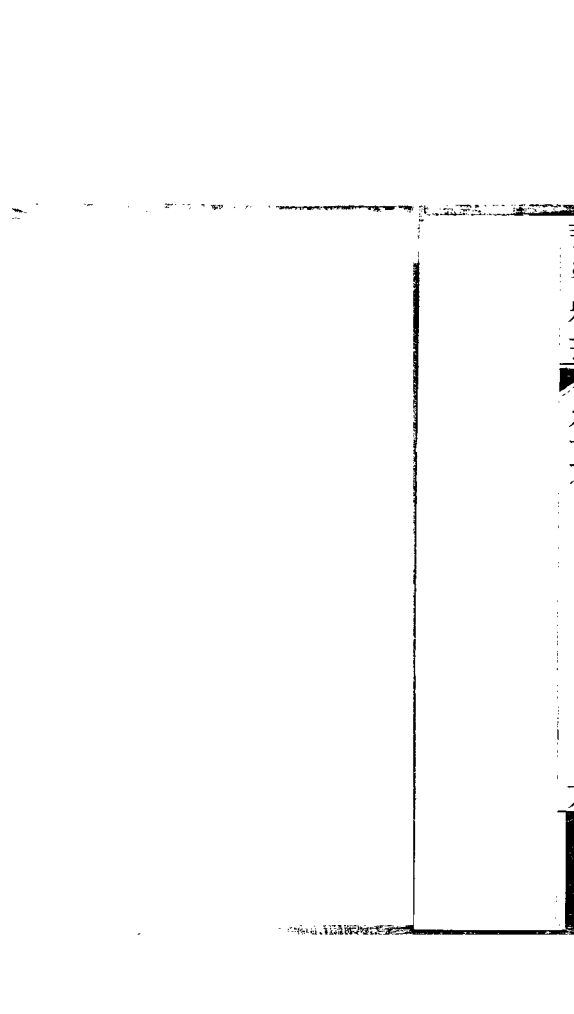


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紹聖元年吳安持言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屋廢隄枯河基址增修壩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隄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慮四年都提舉汴河隄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者凡以起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卻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薩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

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  
依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自後無大改作法渠稍  
湮則浚之自是汴洛通流賈魯河者即汴河之支流也然則導  
洛入賈魯河之說實踵古人之成績非創論也第形勢變遷今  
古異宜未可因循故轍爲膠柱鼓瑟之舉茲查洛河上游兩岸  
皆石質峻嶺開鑿匪易且距離賈魯河甚遠挹注殊難惟鞏縣  
水峪溝自西徂東長約四里係屬天然形勢今宜將洛水由此  
引導經鐵路橋自龍王廟溝等處至核桃溝而入汜水縣之穆  
溝此溝長約十二里形勢與水峪溝同由此向東北越鐵路至  
汜水東關與汜河會再東由汜赴滎至尙街等處與索河會又  
東至滎澤縣公河與須河會再向東行水量較大時逢天旱頗

可藉以溉田至師家河東兩岸平行水田居其大半堪取資焉  
又東里許至鄭縣大雙橋從前賈魯河即由此經過後南移而  
索河遂佔其故道現此地東南距賈魯河之新河道僅有七里  
由此引入事半功倍又賈魯河即泚水分派以曾經元臣賈魯  
疏濬故名此河發源於鄭縣之西南隅其源不一然俱向東北  
而合流故又有合河之稱其在黃河鄭工未決之前周口民船  
尚能駛至京水嗣經沙淤河身僅寬兩丈水深僅得丈餘河道  
梗塞交通遂失今若能將泚水引入不惟船舶便利商業必興  
即兩岸開渠灌田農民獲益亦復不少誠豫省莫大之利源也  
惟是工程浩大舉辦維艱民國三年及十年經內務部咨由河  
南長官一再履勘逐段核估計非八千數百萬元不辦估款過

鉅事遂中止爰述崖略以俟將來



濟水發源於河北潛流於河南考

濟水之源流伏見諸說紛歧終不能離桑氏水經及酈氏之注雖歷年既久情勢不無少異重以黃流遷徙靡常亦不能無所牽動而大端則禹貢之舊也彭元瑞紀昀因清高宗之辨而詳爲引證終歸本於禹貢可以息異喙之爭矣今爲考其源委並臚列諸家之說用備參稽

濟瀆有東西二源均出河南濟源縣西北與山西垣曲陽城接界之王屋山東麓頂曰天垣有太乙池淳泓不流深不可測由池之東溢出折東南流經濟源縣城北即禹貢之沅水也又東而二源合一有北水自西北來注又東南分爲二支一支入濕河下經孟縣城入於黃河一支東流名餘濟又分爲二支一南

支入溟河一北支東南流合楮龍河又折南流經沈水鎮而入  
黃河其濟西之一支自餘濟之東東北流經柏香鎮之西會楮  
龍河又東北流至沁源縣城南東與沁會沁強濟弱沁浮濟沈  
沁則南注於黃濟則伏流不見矣約地下東北行六七百里而  
現於山東東阿縣之阿井方輿紀要曰濟瀆在濟源縣西北三  
里禹導沈水東流爲濟其源發王屋山下旣現而伏流重出於  
縣西北三里濟有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莫測西源周迴  
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與東源合流南入於黃河括地志曰沈  
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渟而不流深不可測至縣西北平地  
二里其源重發又東南流經溫縣西北爲濟水又南入河舊志  
濟水自鞏縣入河並流過汜水縣溢爲滎滎即今之須索京三

水舊志旣云由河北温孟過河東經鞏汜溢爲滎然則今之須索京三水當亦濟水伏流上溢者考須索京三水下流即今賈魯惠濟二河又東則節節斷流瀦於沙磧之中是賈魯惠濟亦爲濟水伏流之一證又東經定陶南與菏水合今曹縣境東北入於鉅野澤過壽張縣北出者爲大清河王應麟曰濟水通得清水之名查大清河經汶上縣東平東阿平陰長清齊河厯城諸縣東北會於灤今濟南之濼口又東北經濟陽齊東章邱青城濱縣蒲台利津東北入海是則所謂大清河即古之濟水而與今之黃河合流而入於海也

桑欽水經濟水出河東垣曲縣東王屋山爲沆水

鄜注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西北流注於秦澤郭景



純云聯沈聲相近即沈水也潛行地下至其山南復出於東  
邱孔安國曰泉源爲沈流去爲濟今濟水重源出軹縣西北  
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  
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南流與西源合  
西源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  
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  
流俗謂之爲衍水即沈水也濟水又東南逕絺城北而出於  
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注於溟清一統志澆水源出濟源縣西北四十里繞城北而東合  
溟河劉濤曰澆水出莽山經勳掌村南入於溟土人稱爲莽  
河以出莽山而名又訛爲蟒河今通稱澆河莽蟒澆聲相同  
或又訛爲馬河溟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爲白  
其實皆溟水也澆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爲白  
澆水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右會濟水枝渠又東逕鍾繇塢北

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又東南流天漿澗水注之水出軹南  
梟向城北其水有二源俱導各出一溪東北流合爲一川名  
曰天漿溪又東南流逕安國城東又南逕毋辟邑西又南注  
於河

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

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歷虢公臺南  
流注於河郭緣生述征記曰濟水出河內溫縣注於河蓋沿  
歷之實證非爲謬說也濟水故瀆於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  
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  
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渠脈水不與昔同

屈從東南流過隕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

濟水故瀆東南合奉溝水水上承朱溝於野王城西東南逕陽城縣北又東南逕李城西於城西南爲陂水淹地百餘頃蒹葭萑葦生焉號曰李陂又逕隤城西屈而東北流逕其城北又東逕平臬城南又南注於河也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臬縣北又東過滎澤縣北又東至礫溪南東出過滎澤北

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洑爲滎澤尚書滎波旣滌孔安國曰滎澤波水已成過滌鬪曰滎播澤名也故呂忱云播水在滎陽謂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司空伏恭薦樂浪人王

景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  
乃不害此即景吳所修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  
儀渠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  
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濟水  
又東逕西廣武城北城在山上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  
柳泉也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北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  
之廣武澗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又北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  
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  
始也滎瀆又東南流注於濟今無水次東得宿須水口刊誤  
日須  
當作胥  
下同 水受大河渠側有扈亭水自亭東南流注於濟今無  
水自西緣帶山隰秦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潭濤東注

晉太和中桓温北伐將通之不果而還義熙十三年劉公西  
征又命寧朔將軍劉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東注而  
終山崩壅塞劉公於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今則南瀆通津  
川澗是導耳濟水於此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礫石溪水注  
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東北流歷  
敖山南逕虢亭北又東北逕滎陽北斷山東北注於濟世謂  
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出其南非也濟水又東  
索水注之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水同源分流即古  
旃然水也其水東北流逕金亭又北逕京縣故城西入於旃  
然之水又北逕大柵城東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又東逕虢  
亭南又東逕滎陽故城南又東逕周苛冢北又東流北屈西

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杜預曰旃然水出滎陽成  
臯縣東入汜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右師涉潁次於旃然  
即是水也濟渠水斷汜溝惟承此始故云汜受旃然矣亦謂  
之鴻溝蓋因漢楚分王指水爲斷故也濟水又東逕滎澤北  
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  
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  
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杜預闕其  
地而曰水名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  
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徑  
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  
故道爲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隄於河陰水脈徑斷故瀆難

尋又南會於滎澤然水既斷民謂其處爲滎澤有垂隴城濟  
瀆出其北瀆際又有沙城城左佩濟瀆瀆際有故城世謂之  
水城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  
故有濟隄矣謂此濟也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右合黃水水  
發源京縣黃堆山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湧狀若巨鼎湯  
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也黃水又北逕高陽亭  
東又東北至滎澤縣南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爲  
黃淵北流注於濟水

又東過陽武縣南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濟水  
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又東爲白馬淵淵東西二

里南北百五十步淵流名爲白馬溝又東逕房城北又東逕封邱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又東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縣有黃亭說濟一作倅濟又謂之曰黃溝濟水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爲名

又東過封邱縣北

北濟也

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修亭南又東逕原武縣故

城南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又東逕封邱縣北濮水出焉濟濱又東逕大梁城之赤亭北而東注

又東過平邱縣南



北濟也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自武父城北東逕濟陽縣故城北

又東過冤胸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

南濟也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又東北荷水東出

焉又東北逕冤胸縣故城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側城東注

又屈從縣東北流

南濟也又東北右合荷水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

丈溝又東逕陶邱北尚書所謂導荷水自陶邱北謂此也荷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屈左合汜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

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澮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於蒗瀆昔漢高祖既定天下即帝位於定陶汜水之陽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濶下也汜水之名於是乎在矣蒗水又東北逕定陶縣南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渠上承黃溝東北合蒗而北注濟瀆也

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

濟水自是東北流出鉅澤

其一東南流其一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

南爲蒗水北爲濟瀆逕乘氏縣與濟渠濮渠合北濟自濟陽縣北東北逕煮棗城南又東北逕宛胸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呂都縣故城南又東北與濮水合水上承濟水於封邱縣即

地理志所謂濮渠水首受濟者也關駟曰首受則濟即北濟也其故瀆自濟東北流左進爲高粱陂方三里與濟同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也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又北逕關鄉城西又北與濟瀆合自渚迄於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以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

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

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注濟或謂清即濟也禹貢濟東北會於汶

今枯渠注鉅澤鉅澤北則清口清水與汶會也李欽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是也濟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劉澄之引是山以證梁父爲不近情矣濟水又北逕須朐城西城臨側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即無鹽縣界也又北逕微鄉東又北分爲二水其枝津西北出謂之馬頰水者也

又北過須昌縣西

孫核曰今陽穀

濟水於縣趙溝水注之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溝出焉東北注於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又東北流逕魚山南又東注於濟謂之馬頰口也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是下濟水通得清水之目焉

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卽此水也

又北過穀城縣西

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有狼水出東南大檻山狼溪西北逕穀城西又西北入濟水濟水又西北逕周首亭西

又北過臨邑縣東

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也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其水引濟故瀆尙存濟水

右池暹爲湄湖方四十餘里又東北逕垣苗城西伏鞞北征  
記曰濟水又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河水自四瀆口東北  
流而爲濟魏土地記曰監津河別流十里與清河合亂流而  
東逕洛當城北黑白異流涇湄殊別而東南流注也

又東北過盧縣北

濟水東北與湄溝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濟濟水又逕盧縣  
故城北又逕什城北又東北與申川水合水東南出山在縣  
之分水嶺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俗謂之爲沙溝  
水濟水又東北右合玉水水導源太山朗公谷舊名琨瑞溪  
亦謂之琨瑞水也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曰玉水又西北  
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故俗謂爲祝阿澗水北流注於

濟濟水又東北灤水入焉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其水北爲大明湖西即大明寺湖水引瀆東入西郭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陂水上承東城歷祀下泉泉源競發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謂之歷水與灤水會又北流注於濟謂之灤口也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邱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於濟

又東北過臺縣北

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北逕巨合故城西又北聽水注之水  
上承灤水東流北屈又東北注於巨合水亂流又北注於濟

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城東又西北入於濟水

又東北過菅縣南

濟水東逕縣故城南右納百脈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逕陽邱縣故城中又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有楊緒溝水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西北逕土鼓城東又西北逕章邱城東又北逕寧戚城西而北流注於濟水也

又東過梁鄒縣北

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又西北至梁鄒東南即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其



水北注濟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

又東北過臨濟縣南

濟水又東北迤爲淵渚謂之平州又東北迤高昌縣故城西  
又東北迤樂安故城南又迤薄姑城北又東北迤狼牙固西  
而東北流也

又東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過甲下邑大於河

濟水東北至甲下邑東南歷環槐縣故城北山海經曰濟水  
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環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  
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  
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  
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然河水於濟潔之北別流注海今所

輟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爲濟注之卽實非也尋經脈水不如山經之爲密矣

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

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右合黃溝枝流俗謂之界溝也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西又東北逕成武城西又東北逕郟城東又東北逕梁邱城西又東北於乘氏縣西而北注荷水荷水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地理志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荷澤也尙書有導荷澤之說自陶邱北東至於荷無泗水之文又曰導荷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之東北闕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

卷十九  
矣澤水淼漫俱鍾淮泗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  
矣

又東過昌邑縣北

蒗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

又東過金鄉縣南

蒗水逕其故城南

又東過東緡縣北

蒗水又東逕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淮陽朱鮪冢又東逕東緡

縣故城北

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蒗水

蒗水東逕重鄉城南又東逕武棠亭北經所謂蒗水也又東

逕泥母亭北又東與鉅野黃水合蒗澤別名也黃水上承鉅澤諸陂澤有濛濛盲陂黃湖水東流謂之黃水又有辭訓渚水自渚歷辭村前分爲二流一水東注黃水一水西北入澤卽洪水也黃水東南流經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東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行東北出爲大野矣黃水又東逕咸亭北又東南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謂之桓公溝南至方與縣入於蒗水又東逕秦梁夾岸積石一里高二丈言秦始皇東巡所造因以名焉

蒗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

澤水所鍾也尙書曰浮於淮泗達於蒗是也

又東南過沛縣東北

濟與泗亂故濟納互稱矣

又東南過留縣北

留縣故城翼佩泗濟故繁休伯避地賦曰朝余發於泗洲夕  
余宿於留鄉者也

又東過彭城縣北獲水從西來注之

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北隅不東過也獲水自西來注  
之城北枕水湄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不逕其北也蓋  
經誤證

又東南過徐縣北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於淮

濟水與泗水渾濤東南流至角城同入淮經書睢陵誤耳

宋羅泌沈水辨曰夏書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又東出

邱北此伯禹所治也自杜預謂濟出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  
安入兗出王屋入河始釐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苹鄭樵  
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渡而以水經依取  
禹貢爲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於河何今濟漯不  
相屬曰兗濟自温入河泲地南出爲滎澤又泲而出曹濮之間  
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漯自東陽武至  
千乘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出之意不知  
其時無復滎水汨出滎口者諸濟南諸名爲出不審此九字疑  
有脫誤  
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  
適一時溢從河南以出爲名又奚必泲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  
時暫溢之名移疑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

行而復出者昔郭緣之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既入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漶入地泆行窪滎陽而遂溢爲滎爾今之厯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流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疴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豈謂必無水過水哉

明陸錢濟河圖論曰禹貢濟河惟兗州又導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周官兗州其川河濟是已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沅東出温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

南流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陽武及封邱縣北又東過兔胸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菏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爲二其一東北入鉅野澤過壽張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入海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於海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今接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自泰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明人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塞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厯城會泺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河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泺



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河水又東經章邱會清河又會濰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於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或云古濰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爲大清河自僞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爲小清河云又按酈道元云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亦曰濟水多枯竭自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然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旣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不特歷下諸處爲然是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滎水三見爲山東諸泉水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常見其枯竭耶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風俗通曰濟齊也齊其度量劉向說苑稱濟能蕩出雲雨滌垢濁通百川於海

則濟之德又古今所並稱也

李濂游濟瀆池曰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泜水所出澗沈聲相近蓋一水也禹貢曰導泜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入於海夫濟之爲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酈道元爲之注凡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於濟下無所稱乃知世之謂靈異者皆譌謬之傳也余家去濟源僅三百里數聞鄉人獻香祠下者云有借貸錢布浮藥以療病之事心竊疑之嘉靖己未春三月計當俗所謂潮賜之期乃單騎往觀之州縣獻香人紛還四至晝夜叫佛聲響振林谷余聞之憮然歎曰無知微

福者有是哉既至池上肅謁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志謂  
濟瀆源通北海故祀於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殿前有  
池即浮物之處是謂東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曰西池皆濟水自  
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於此匯  
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  
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龍公臺西南入於河自今觀  
之東池即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即西源周如東池  
深纔三四尺耳余躬躡王屋山頂觀太乙池亦洞古今陵谷變  
遷乃爾耶正德初楚辰潘君棠理懷慶嘗著辨謂春夏之交泉  
脈騰沸升發之氣勃疾愈於常時故近投之物或當其衝隨沸  
而上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余坐水殿竟日見布帛桃乾浮在水

面者上書姓氏年月亟取視咸三日內所投則歸所聞浮遠年之物皆妄傳也又見緇裹成藥浮出以應人求者上有字意神靈爲之必仙畫雲篆乃皆俗筆而服之者亦罔效豈廟中人欲神其說而故爲之也又乞嗣者所投銀嬰兒有沈不沈者蓋銀嬰兒皆空中其製有滲漏者必沈否則浮如以浮沈繫之誠格他物奚不然乎潘氏謂果水之靈則當不擇時而施何獨見於春夏之交乎其爲水泉氣盛之所爲明矣乃若能興雲雨澤百穀見伏斷續不因餘水而能獨行以赴海是則濟之靈也

清高宗濟水考 濟爲四瀆之一禹貢導沈爲濟以至會汝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爲不易之恒流向嘗賦四瀆詩雖加考證祇以漢志及水經注酈道元李濂輩各持已見

究之其身並未厯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蓋因濟流伏見原無定是以輾轉紛歧即如禹貢所云入於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

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

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

地志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濟源縣東

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爲濟水歷魏公臺西南入東出陶邱則

河復出河之南溢爲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云云今之曹州又東至於荷則今之荷澤縣祭沈所謂濟陰自有荷

派也又東北會於汶汶自有源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

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海者也

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

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又唐李賢謂濟

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大於海是即今濟水會汶爲大清河入海之證人但知大清是則濟之源委實不出禹貢數語

河而不知濟豈誠無濟哉

以解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紊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  
濟道若靈瀆有不可復求者然蓋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  
形勢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八語  
證之總不出敷土奠川之本來其紛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  
聞亦可即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彭元瑞紀昀奏內閣發下御製濟水考一  
篇奉諭此文係在途中就所見率成者其令彭元瑞紀昀閱看  
覈對各說經家以及輿地家所言是否不甚徑庭詳考覆奏臣  
等伏讀竊以自古說經家輿地家言濟水者其殊趣有三以濟  
爲截河南濫者妄僂數三伏三見者混不知大清河爲濟水者  
昧紛糾軼轆歧中又歧我皇上原本禹貢證以鑿輅所親見發

爲大文於諸家之說無不包孕即無不折衷以至神至奇之識  
析至平至易之理其儒先衆說有可異聖製相發明者謹摘鈔  
加按書卷呈覽

御製即如禹貢所云入於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於  
黃之底所謂入也

孔安國書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  
爲滎澤 按此言河濟並流之始後儒多斥其說

宋林之奇尙書解濟之流旣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爲一矣而  
乃能自別以溢爲滎至於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則以爲河  
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蘇氏則以爲以味別也此二說者  
未爲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

者不數步間皆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十數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濫爲漿乎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惟知其合之味而已淄水之味如此澠水之味如此淄澠合則其味也又如此苟使淄澠既合而爲一器使之就此器之中別其半以爲淄別其半以爲澠則雖易牙亦有所不能以是知此二說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按孔穎達正義蘇軾書傳皆主孔安國並流之說而謂辨其清濁別其味林之奇駁之最爲得理

宋傅寅滎澤辨濟既大河與河相亂而濫爲漿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



大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爲禹分  
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而盈而濟繼之故  
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  
爲勝河自積石以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又  
有伊洛等水會之其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  
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寬徐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沈  
水自北而來勢銳而流捷衝河衝渡固當時所有之事也然其  
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概則濟耳 按傅黃蓋主程  
大昌之說未知水勢胡渭云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  
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  
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

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

曲折自如若此也

見禹貢

渭之言雖非專關寅而水勢之自然

寅說不攻而自破且如寅說會河之水既多則河勢益強河益強則濟益弱而謂濟勢鑿流捷能衝河衝渡有是理乎

元王天與尙書纂傳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

惟蔡氏說當就經以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荷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於滎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沈濟自來之濟則累代

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充疆域三也 按天與書出於蔡沈  
集傳後故兼闢程大昌而獨主蔡說

元吳澄尚書纂言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爲  
滎澤再出於陶邱北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 按澄  
說解溢字最確正與漢書地理志所云濟水自垣曲縣東南至  
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相合蓋溢即軼自中而滿即軼出  
地中也胡渭亦云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溇而  
不流人識其爲潛行地下耳滎澤則靈於是其水似井泉自中  
而滿不可指一路爲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

胡渭禹貢錐指詩大雅麟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泉正出涌  
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春秋公羊傳昭公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於瀆泉瀆泉者直泉也涌泉也此皆水之溢出地中而無上流來處者阿井趵突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雅漢大出尾小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漢馮翊邵陽縣復有漢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漢之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爲漢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愚按三漢地下潛通隨竇涌出正與濟水相似按胡渭確主軼出地中之說其引證汾陰馮翊三漢潛通涌出理更昭哲脗合元陳櫟書集傳纂疏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以此驗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地而出爲滎程泰之謂溢爲滎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

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爲枯瀆濟之貫河其跡昭然泰之之非不辨而明亦千古一大快哉 按自孔傳後截流伏地其說糾紛者蓋以河水屢遷侵奪壅遏累代不定益滋歧說方回陳櫟在元時河徙而南之後遂得確指其跡今河之與濟相距愈遠截然不混濟不必與河並流而軼更彰明較著矣

御製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

明鄭曉曰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按

此確指濟水伏見之數與其地者

顧祖禹方輿紀要三見三伏之說出於近代自孔鄭諸家以迄於宋世諸儒未有主此說者蓋發源之處或有伏見之分入河之後未嘗伏而復出也 按祖禹不主三伏三見之說然又以爲發源或有則仍未能以爲非也特不泥其定處與定數耳

蔡沈書傳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今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

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灤澤疑哉吳與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疾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按沈主伏見之說而不實指三伏三見其所指趵突泉阿井至今不易蓋故時濟水所經之道隨地皆泉即隨地皆濟蓋足爲無定數無定處之證

胡渭禹貢錐指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於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泰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伏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入河爲伏羲有未安耳沈括云厯下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厯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十數泉蔡沈引以證濟之伏見董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sub>在</sub>河南密邇滎澤尤爲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卽便涌出故一見於滎澤再見於陶邱不必以入河之



濟爲上源亦不必並泰澤東邱數之爲三伏三見也 按胡渭所指三伏三見復與鄭曉之說不同差爲有據然終歸於無定處定數劇爲通論

御製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於海者也

杜佑通典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此水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此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爲名者皆命名不審 按自佑有此說後世遂謂濟之一瀆不可復考程大昌所以有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之作也

宋黃度尙書說杜佑通典力誣桑欽以爲濟瀆已斷濟水與禹

貢不同爲謬何如日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佑言爲過按黃度直闢杜佑之說以上追禹貢之舊洵爲有識

宋程大昌禹貢論按李賢注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入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則本朝語也嘗考之古史兵師糧餉所經及詢之近日曾行其地者二子之言皆信然則滎澤雖流塞其源固未嘗竭佑何以概言無有也以理推之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脈豈以一濟溢而有豈以一滎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委闕長可以該他水而達於海故得爲

四瀆之一滎雖塞矣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禹嘗名之以濟而後世肯不以濟目之乎

樂史曰滎汶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說蓋出於佑而不能以其所及概其所不及也樂史雖能本佑語以爲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考也兗豫之境凡水自南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滎汶顧滎汶特其大而可數者耳今世所謂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滎汶則其要會也陶邱以東適與滎會而遂分派會泗水以注於淮者濟之注河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於海者濟之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清河目之今南北清河皆在而滎汶故流水嘗竭滅又濟率並河行凡對濟而決或枝流入之則河水皆爲濟水雖受河

之口不專在滎要之派流古今常通則酈桑所書悉皆實錄佑  
因後漢一時滎口塞絕併與下流沒之以爲無有雖其所考荷  
汶最爲精要亦並沒而不言豈其得實哉夫桑氏之失旣引他  
水以亂其源杜氏之失又矯桑氏而絕其流二書者地理家所  
仗以爲指南也今而若此且並與禹貢無考矣 按大昌主河  
濟並流之說未爲得理然此所指濟之分派正派以實南北清  
河爲濟之證則確不可易足以鍼杜佑之膏肓發樂史之墨守  
矣

顧祖禹川瀆異同杜佑曰今自東平以東有水流經濟南淄川  
北海界中入海者謂之清河蓋汶水荷澤之合流非古時之濟  
水也夫濟爲四瀆之一自昔推爲九州大川而湮沒無徵莫甚

何歟 按祖禹確以大清河爲濟故闢杜佑清河非古濟之謬  
說見 且如佑言汶水荷澤之合流則禹貢明云又東至於荷又  
東北會於汶矣非濟而何

顧祖禹方輿紀要今大清河自汶上縣北出至東平州西安山  
隔又西北與運河分流逕東阿縣西復折而東北逕東阿縣北  
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齊河縣東又北逕歷城縣  
北而東北會於濼水又北逕臨邑縣東又東北逕濟陽縣南又  
北逕齊東縣北又東北逕武定縣南又東逕青城縣北及濱州  
之南又東北逕蒲臺縣北至高苑縣北又北逕利津縣東而東  
北入於海蘇安山隔而下皆謂之大清河近志元人始於寧鄉  
縣北築堽城壩過汶水入泲以通運河永樂中又於東平州東

築戴村壩盡導汶水入會通河今之大清河乃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西折而東北夏秋運河泛漲則張秋以南東岸有減水牯分流來合而東北出即濟水之故道說者謂大清河南古濟而今汶者也夫濟流雖與古異然今東平歷下諸泉皆入大清河則仍爲濟水溢流不得全謂之汶水矣按祖禹所臚乃今大清河全勢脈絡井然愈足證大清河之爲濟而杜佑之說誠無足信矣

于欽齊乘入濟之汶即今大清河于慎行筆塵大清河第得汶之首尾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按二于皆山東人皆實指大清河爲濟

胡渭禹貢錐指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長

清齊河歷城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皆禹貢  
濟水入海之所徑也 按此以今輿地印證禹貢濟水故道所  
謂本然之形勢也

汴河案

汴古作汭

秦欽水經汭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

酈註陰溝即蕩蕩渠也亦言汭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汭故汭兼丹水之稱河濟水斷汭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故圈稱著陳留風俗傳曰浚水逕其北者也又東汭水出焉故經云汭出陰溝於浚儀縣北也汭水東逕倉垣城南又東逕陳留縣之鉞鄉亭北又逕小黃縣故城南又東逕鳴雁亭南又東逕雍邱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又東有故渠出焉南通睢水又東枝津出焉俗名之爲落架口西征記曰落架水名也汭水



又逕外黃縣南又東逕莠倉城北又東逕大齊城南又東逕科城北又東逕小齊城南又南逕利望亭南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西征記曰龍門水名也汜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菑獲渠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又東逕黃蒿塢北又東逕斜城下又東逕周塢側又東逕葛城北又東逕神坑塢又東逕夏侯長塢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

又東至梁郡蒙縣爲獲水餘波南入睢陽城中

汜水又東逕貫城南又東逕蒙縣故城北汜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睢陽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於睢汜水又逕大

蒙城北

獲水出坂水於梁郡蒙縣北

漢書地理志曰獲水首受菑渠亦兼丹水之稱也竹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瑗於丹水之上又曰宋大水丹水壅不流蓋坂水之變名也獲水自蒙東出又東逕長樂固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於蒙澤又東逕虞縣故城北又東南逕空桐澤北又東逕龍譙固又東合黃水口水上承黃陂下注獲水獲水又東入櫟林又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又東逕碭縣故城北承諸陂散流爲零水瀼水清水也積而成潭謂之碭水陂水東注謂之穀水東逕安山北又東北注於獲水獲水又東歷藍田鄉郭又東逕梁國杼秋縣故城南又東歷洪溝東注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鴻溝非也蓋溝名音同非楚

漢所分也

又東過蕭縣北睢水北流注之

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也戴延之謂之同孝山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獲世謂之西流水余嘗逕蕭邑城右惟是水北注獲水更無別水疑即經所謂睢水也獲水又東歷龍城又東逕同孝山北又東淨淨溝水注之水上承梧桐陂西北流即劉中書澄之所謂白溝水也又北入於獲俗名之曰淨淨溝也

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於泗

獲水自淨淨溝東逕阿育王寺北與安陂水合水上承安陂餘波北逕阿育王寺側北流注於獲獲水又東逕彌黎城北

於彭城西南迴而北流逕彭城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

宋史河渠志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口屬於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調均水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重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賑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益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於汴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

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太宗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凌儀  
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  
民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  
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迴馭  
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遂定至  
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  
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  
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  
縣西北復分爲三渠一渠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  
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荈芑業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  
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荈芑渠漢明帝時王景王吳始作

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  
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  
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又兼邳水春秋  
晉楚戰於邲邲又音坂卽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  
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  
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  
中東流而去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溝  
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  
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  
詔尙書左丞相皇甫謏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  
千餘里乃爲通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淮至江三

百餘里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德宗時杜佑請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淮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疏其兩端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功寡利博至國家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

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剛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其上天之意乎神宗時宣徽北院使張方平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



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至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南渡而後不復重視漕運汴水之通塞訖無人問金宣宗遷汴張翰謂當接蔡汴舊渠以通漕運由萬安湖舟運入汴

明史河渠志元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祥符之義唐灣汴河及隄皆爲河所淤而汴水入蔡河蔡河流亦塞不能東達淮泗後以其水淺不能行舟乃立牖積水以行之嗣丞相脫脫舉賈魯治之南自鄭州疏汴厯中牟抵祥符西南境之朱仙鎮經呂家潭遞至周家口會沙渦汝潁之水以達於淮其河即汴蔡之分派也因賈魯治之遂以名河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澤由鄭州中牟祥符陳留東入渦口汴河以塞弘治三年命侍郎白昂修

汴隄濬古汴水下徐州入泗六年河溢黃陵岡命平江伯陳鏡  
導河南行分爲二派一由中牟歷汴至潁一出陳留至歸德由  
渦入淮終明之世汴渦兩河時爲黃河所奪

清高宗乾隆五年閏六月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疏稱河南巡  
撫雅爾圖請於賈魯河北岸開新河一段由淺兒河入渦會淮  
以分上流異漲而開歸南面陳州北面凡有雨水引入該河均  
免盈溢其省城之水欲開乾河漕必先濬賈魯新河爲歸宿之  
途應並案疏通部議行令咨商江南妥議具題請敕河東總河  
親臨確勘茲查得乾河漕在省城南門外原係汴河故道與城  
壕相通按汴河故道與城壕相通處在今南門迤東半里許有溝俗名小拐溝即洩城內積水由水門出折而南流由此達汴經繁臺寺前東入沙河下至紅沙灣入於沙河賈魯新河頭在中牟縣

十五里堡入祥符淺見河又於淺兒河北岸至高家樓前入於沙河原估創開新河二段乃係分洩賈魯河異漲之水故命之賈魯新河迫入沙灣以下歷經挑河永利溝老黃河以泊鹿邑入渦等處皆係舊有之故河但估疏濬並非創開者也查創開新河二段在紅沙灣南岸乾河涯入沙並不以此二段爲歸宿惟因與沙挑等河合軌同流有脈絡貫通之勢是以從前原議乾河涯與賈魯新河並案辦理緣該撫雅爾圖念切省城積水久礙居民不能緩待是以發帑將省城應挑溝渠暨乾河涯工段普律挑竣放水出紅沙灣歸入沙河本屬城內無源積潦流至陳留杞縣之境隨路消耗不能下達江南流已乾涸其已估未挑之賈魯新河西自中牟縣之十五里鋪分流經祥符縣淺

兒河至紅沙澇東高家樓亦入沙河自沙河而下爲挑河爲永利溝爲老黃河皆同條共貫會渦入淮此河開通源遠流長與下游江南有無干礙之處現今江南水利大臣汪澂等至豫查勘應俟勘明上下形勢悉心商議會疏請旨遵行

乾隆六年河南巡撫雅爾圖疏稱豫省賈魯新河與乾河滙一切善後成規自應併案籌畫悉心酌擬具題一豫省土性浮鬆新河開成之後必須酌定銀兩歲加疏濬始免淤澱應請於藩庫耗羨銀內每年動支銀四千兩爲挑濬新河並乾河滙案內溝渠橋洞等工修補之用每年霜降後專管官會同印官確估詳報各該水利丞俸核實轉詳該管道移司會詳請修如本年不須修濬或所用無多即存留司庫爲下年之用不得藉有歲

修銀兩希圖冒銷一挑河之土分積兩岸子堰其民田雨水之路應聽民議留開放但必隨洩隨堵以防河水猝漫致淹禾稼管轄各官不時巡查經理至挖傷地畝如係民間行糧熟地應令各該州縣查明實在畝分及條銀漕米數目詳請豁除以免民累一河道挑成之後應需專員各按地界巡查疏濬除杞縣睢州舊有水利縣丞州判此案工程應歸管理外至祥符中牟陳留三縣所有縣丞俱係專管黃河險工之員且工次相去遙不能兼顧所有祥符紅沙灣併中牟縣西十五里鋪二處廂座及乾河涯頭至汪家屯並省城浚儀渠各處工程查有開封府照磨一員本任事簡可以兼管其中牟陳留柘城鹿邑淮寧五縣境內河道應令各該典史管理開封府照磨每歲向給養

原銀八十兩今既管轄祥符各工並兩處牯座來往稽查啟閉  
宜洩應照該府經歷兼糧道庫官之例添給養廉銀八十兩俾  
免支絀一省城添建水門洞應仍責令門軍看守啟閉毋庸另  
設夫役外其中牟兩大牯應設牯夫八名祥符紅沙灣中牯應  
設牯夫四名其牯夫工食每月給銀五錢以資食用一新河開  
就舟楫可直抵省城或遇水小之年上流涓細商船未免淺滯  
難行應照乾隆四年部議每年於秋分前後酌量截壩蓄水立  
夏以後大雨時行恐有暴漲應開壩放乾宿水以待汛臨宣洩  
於農田商船雨有神益

乾隆五十年河南巡撫畢沅奏賣魯河即古汴水發源滎陽大  
周山會京索等水經鄭州中牟祥符至朱仙鎮下達尉氏扶溝

西華淮寧之周家口商水項城沈邱至安徽之潁州正陽關入淮又賈魯河自中牟西十里分支爲惠濟河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淮寧鹿邑至安徽亳州金陽河入淮各計四百餘里此河淤塞爲開封等府屬商販民食攸關今久經淺淤自應及時開濬且於水旱年時兼資蓄洩從之

李鶴年惠濟河輯說序曰惠濟河古汴水也宋都大梁漕運由四路入都三路皆由汴故汴水特重歲有修築不至有壅滯淤淺之患自元定鼎燕京漕由海運於是汴水所係遂輕而元臣賈魯又因鴻溝之跡導京索之水南流惟以其餘支入汴汴流益弱自明迄我朝黃河屢決汴水東行之道逐漸淤高其流遂斷而省垣爲濁流所環繞外高內低形如釜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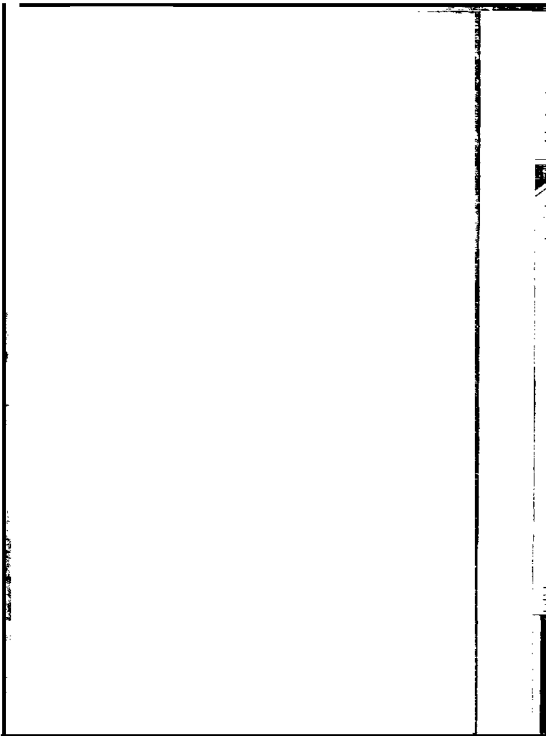
城中積潦欲出不得大爲居民之患乾隆五年始於中牟建壩洩賈魯之漲經汴水故道入渦賜名惠濟河是時前撫軍雅爾圖請於城內鑿包府院楊家湖以受街巷盈溢之水不十年受水旣多院不能容乾隆十四年前中丞鄂容安乃議濬城外之乾河涯導城中積水而入之渦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焉是時城內外之高低未甚故所濬之乾河涯僅深四尺而內水亦畢出其於工費未鉅也自道光二十一年祥工南決濁流直逼城下繞城而東沙積如山阜於是內水不復可出矣同治五年予移節此邦目覩城中積水有盈無耗居民日在昏墊中當事屢修屢塞迄無成效七年積潦尤甚出入以舟於是大議修築聞者咸以爲難予惟城水之所以積由



於惠濟河之淤而惠濟河之淤由於黃河之決然惠濟河自西而東黃河之決則自西北而東南是斜穿而過非奪河而行者也斜穿而過則爲所穿之地沙積而高不爲所穿之地沙不積而仍低矣於是測城之外地高於城內水面者七尺有奇由是而東至太平岡則其地低於城內水面約二三尺又東則陳留地低而杞縣高又東至睢州之南則益以低矣計其中最高之地惟太平岡西之二十里及杞縣睢州之百餘里是爲河水所穿之地於此加修深廣則尾閘不患其不通矣乃以七年十月興工至八年四月工竣起省城東之水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訖鹿邑惠濟河入渦處成長河一道城中積水十減七八居民便之而潁河之地之舊爲斥

鹵者亦悉易爲沃壤焉

按汴水至今雖存其名已不能復其故蹟惠濟河循其舊道而上源兼受省垣關廂之水下達於渦經行開封陳留杞睢柘鹿等縣大抵土性沙鬆易於壅塞即無黃河之衝決亦不能十年不加疏濬其勢然矣今輯自宋以來通塞之大端用資考鏡其餘已見於惠濟河篇



丹河考

丹河有二一大丹河發源山西潞安府南之太行山南流東合陵川西合高平諸小水經絳州東南穿太行山口入河南懷慶府北境之方山又南入沁水者此經流也俗名大丹河一小丹河自方山分一支東南流經清化鎮南折東流經溫縣武陟縣北修武縣城東南又東北有諸山泉水來會又東南經獲嘉縣北有五峪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北至合河鎮之北有輝縣百泉水先後自北來注名小丹河自此以下別名衛河又東經新鄉汲淇等縣東北約七八百里至臨清與南來之運河會再由天津以達於海此大小丹河源流之大畧也

按大丹河出山西潞安府西南山南流至高平縣東北有浮

雲河西北來會南經縣城東又南許河自西來注之有耳白水東北自陵川縣東北之聖宮山西南流合蒲水來會又南流東受白羊河水又南經澤州東南境有白河黃沙河西北自州城合而東南會天井關北水東入丹河又折而東南入河南界經懷慶府北境之方山東又東南出山流分爲二其東流者曰小丹河東北經修武獲嘉與衛河合者也其南流者曰大丹河至懷慶府之東北入沁水

讀史方輿紀要曰丹河源出高平縣之仙公山穿太行而南名曰丹口南流三十里入沁河引水灌田爲利最普

清一統志曰懷慶府丹水穿太行山而南中間分爲溝渠凡十里八道其經流南入沁首尾三十餘里康熙二十九年河臣王

新命以丹河發源太行山至丹口分渠九道大丹河直歸沁河其餘六渠民引溉田惟小丹河上秦河二渠所餘水用以通衛濟槽至五月盡則開八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至今民稱便焉 按元和志云丹水分溝灌溉百姓資其利今府城北丹河東岸有上秦渠三郭渠董下渠白沽渠張濟渠老武渠太保渠張金渠陳添渠西岸有郭魯渠流撈渠花園渠上清渠下清渠中泗渠貝澗渠廣濟民渠俱上承丹河尾入沁河

懷慶府志丹河在河內縣西北由方山入境出山東南流二十五里爲九道堰分二十三渠堰之北東一水東出爲小丹河故土人呼南流者爲大丹河云河由九道堰下屈而西迤南折東經清化鎮西又東至北金村匯於沁上秦渠在諸渠之上丹河

東岸入渠東至上屯村長二十五里東民渠上秦渠至九府墳南分水入渠迤東經清化鎮南又東至太師莊西入小丹河長十九里西民渠自丹河東岸入渠東流至太師莊西南入小丹河長十九里按此二渠即舊志所云小丹渠者也董下東渠自九府墳西民渠南分入渠東南至東界溝村入沁長三十里董下西渠自辛莊村董下東渠北分入渠至陳村入沁長三十里按此二渠舊統名曰董下渠三郭渠自九道堰下東岸入渠東流南迤至東南村入張濟渠長一十五里張濟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張村匯三郭水入沁長三十里白沽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大李園入張金渠長十五里老武渠自狄家嶺白沽渠南分入渠東南至蔣村入於沁長三十里大太保渠自

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靈官廟入沁長三十里小太保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劉村入沁長八里按此二渠舊志統名太保渠張金渠自狄家嶺小太保渠西分入渠至靈官廟仍入小太保渠長八里陳添渠自陳範村張金渠西分入渠至祭村入大丹河長三十里郭魯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東南至祭村入大丹河長二十五里流撈渠自聖母廟郭魯渠西分入渠至張村入大丹河長十五里花園渠自聖母廟郭魯渠西分入渠至二仙廟入大丹河長十五里上清渠自丹河西岸入渠西北流折而東至景明村入於康濟渠長二十三里下清南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至楊花村入沁長十里中泗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至沙灘園入永興渠長二十里永興渠自龍王廟中



泗渠西分入渠至北金村入沁長三十里康濟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由閻家斜至邢臺村入滂河長十里流浚渠自堰下西岸閻家斜分水入渠西折而南至沁陽村入沁長二十里以上長三十五里在東岸者灌地一百餘村在西岸者灌地四十餘村按舊志有秘澗渠廣濟民渠無永興渠流浚渠名然考之縣圖則又有永興秘澗而無流浚及廣濟渠大約先後異稱附志於此

河內縣志丹水源出潞安府西南山厯高平澤州繞縣北栲栳山方山經九峯山出山

水道提綱大丹河經懷慶府北境之方山東又東南出山流分爲二其東流者曰小丹河東北經修武獲嘉與衛河合者

也其南流者曰大丹河至懷慶府城之東北入沁水

漢書地理志高

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水經注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斯水矣逕二石人北而各在一山犄角相望南爲河內北爲上黨二郡以之分境又東南出山逕郟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府志云相傳方山下水曲竹木交蔭即丹林以當沁水東也則經之言出謂出山非謂源出於此接山海經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上文謁戾之山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於河則其東有林蓋承謁戾之山而水經注引之曰沁水之東有林焉下文懸書丹水所經自高都縣始則謂沁源在西丹源在其東與山海經本文無不合至縣舊志古蹟圖直以丹林在縣內丹水之曲而府志亦因之蓋誤讀也新唐書地理志丹水開元十一年更名懷水

出山東南行一水東出者爲上秦渠次爲小丹河又其次爲民渠其一水西出者爲上清渠

上秦渠在諸渠之上直東行至九府墳南分爲二一水東南

行二十四里至太史莊入小丹河爲東民渠上秦渠行三十  
三里至八石河止凡此諸渠皆分流灌漑民資其利小丹河  
亦曰運河自牖夫房斗門分丹水東南行歷九府墳清化鎮

南太史莊金城鎮末莊橋至小中里村南入武陟縣通志云

上秦渠小丹河東流入衛濟漕康熙二十九年四月河督王

新命巡撫閻興邦親勘奏定每歲三月一日起至五月十五

日止用竹絡裝石橫塞八河渠

蓋塞九道  
堰之八

使水歸小丹河入

衛濟漕留涓涓之水以溉地至五月重運過完則開八河渠

用竹絡裝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其小丹河經修武

獲嘉以達合河鎮之處若有淺阻卽河各官量爲疏濬西隄

渠首受丹水於九道堰過九府墳東南行二十四里至太史

莊與東民渠南北兩岸入於小丹河上清渠首受丹水西行  
迤南歸康濟渠入於沁

又東南行出九道堰東西岸醜爲十九渠

丹水自九道堰下東岸出者爲花園渠郭魯渠流潞渠陳添  
渠張金渠小太保渠大太保渠老武渠白沽渠張濟渠三郭  
渠西民渠董下東西渠西岸出者爲中泗渠永興渠下清南  
北渠康濟渠流浚渠凡十九渠自九道堰出引以溉田歷載  
久遠碑石無有創興之代不可考現沿俗名稱爲九道堰云  
屈西南行經辛店東

丹水雖分流爲十九渠而經流尙盛屈而西行其西岸爲辛

店鎮東岸爲許良鎮也

水經注丹水又南屈而西轉  
光溝水出焉光溝見沁水條

又南行屈而東過二仙廟西花園渠合之

渠受丹水於九道堰與郭魯渠流滂渠同出至聖母廟十里長灘分流花園渠至二仙廟郭魯渠至崔莊流滂渠至閔拐店皆復歸於丹

又東南過陳村東陳添渠合之

渠承九道堰水自龍王廟至陳莊行十九里復歸於丹

又東過北金村東合於沁水經注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遂其南東南流注於沁謂之丹

口按苑鄉城縣舊志乾隆府志皆云在城北而不著其地亦不言其址有無蓋莫可徵考久矣

丹河隄府志云長六里

小丹河隄府志云自太史莊起至武陟縣交界止長五千四十五丈各岸各築小隄長與河等

按丹水灌溉之利本不亞於沁水而沁水乘高趨下其流湍悍時有潰決之虞丹水之兩岸疏濬得宜流亦不遠自昔蓄洩渠水啟閉牖門歲有常制爲利甚溥近年以來沁陽武陟之間農民所設牖座多有年久失修伏秋大汛丹沁兩河同時並漲衝決牖口漫溢爲災時有所聞以有利之水轉受其害有地方之責者其自視爲何如耶